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飄風至筏
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沿潮入他島中島
外多蕭葦槿艾篁蘿翳翳蒙複不可入而兩漁人
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
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崖而
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羸而羣故無所

爲繒帛帶鳥冠裳治化之俗金編櫟栗桐棫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繒帛衣前曳裾視之若眩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拮而鼻嗅者再攜兩漁人入盤谷中穴土而處牡牝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旨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

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沿潮而出既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兀崕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疎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間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綿思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已

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
津處不能從迺述而贊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
翡翠玳瑁珠璣羸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
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鹿視而穴處若無心志
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
通之幸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
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益先生傳

三益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穎
劍頤確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者遇

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官僦石
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
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
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
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
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美異苟
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
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
卜筮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
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

三十車指難之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倣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忍唯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卜肆君平爲鈎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生硜硜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不好也先生遜跡以俟焉

賀朱司空啓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出
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永甘棠之思入補西曹中
外頌讞獄者兼經術之飾已而養痾泉石望溢薦
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真之爲禮部再推
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袞之在閩州歷藩臬而所
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空一載先
帝嘉播和見士之勤贊太宰三年朝著奕引賢屏
墨之績已而河堤決齧出我公於宣房瓠子悲歌
矢成功於濟上資日以久勞日以多遂以尚書人
座之官再兼青宮少保之秩及還京以建山陵

非獨長秋卻中使無名之侵牟抑且國家省少府
不貲之靡費頃者積勞九載殊最百僚由筮仕及
今已逾四紀按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
典刑之臣在儒林寔爲著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
所拭目以覩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晉之勲級上以
殊柱石之號下以竦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
躍

上余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魏科文章之名金北斗官超學士

勲業之盛冠中朝頃者拜麻以來台垣動色顧老馬之伏櫪無繇望天駟而長鳴孤鶩之繼樊不能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壻曰董道醇有兒曰茅國縉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命收投牒以前忽荷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才獲五之慶而衰蹇獨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日照月臨平津開閣鄒枚鱗次而侍承明忠宣柄文崔韓羽儀而名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圓而鄙人之嚮風願列頸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特遣使函書以獻無任感戴瞻望之至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攜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譬則引冽泉而出飛巖洞壑也然特措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衰也迺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閔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海屋子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孟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金天地之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隸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

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所解稍稍詮之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

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遁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况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饒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復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沂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聳矚中而欲獨以黃鍾

大呂鏗錡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廢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曼曼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指挾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

渾雄或不如此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亦千年以來
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
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索歛者久之再
覽鈞鐻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
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
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
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
州平淮雅與饒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
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
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
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
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
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
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
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
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善
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
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論廷臣曰歐

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多也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噫姪桂嘗以予酷愛歐陽公叙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齷齪不足數况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壘以相博古一人焉

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予
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
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
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
之遺然其鑿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
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
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
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

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
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間學所及
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
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
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
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習蓋特其少時
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
南以後始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

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鑿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迢逸疎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金席之

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剪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

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
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
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四首序三十
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詞七首嗟乎
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
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
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
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

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
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
之間劫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傳說
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
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况以矯
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拘之資而恣之以私
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
四海新法旣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
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
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

意而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
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
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
奪金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
史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
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
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
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爲
一十六卷

題李珠山詩刻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騷
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羈人寡婦遷
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淒泊之音以道其心之所
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珠山公所
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剗刻湛深之思亦
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當巖壑之勝雲
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縑墨客浮沉倡和
其間匠心所嚮鼓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清
婉之藻夷曠之思清冽之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
翱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

杖頭錢數當乏絕卽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櫟釜
矣以予觀之公之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
其爲以窮而工其子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
題之首簡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題錯龍池圖冊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頽垣敗壁崩沙委翳而爲
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宇尚黯
然故址也嘻亦危矣間攷之蓋繇元學士趙文敏
公嘗於左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湘澹宕之趣
又別有竹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之郡二千石及

他縉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往卽而宴賞焉而
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臾之不置故僧窘且散
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茲圖之力也予諸生時
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
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
堂與圖並沒而殿之西別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
柱舊嘗剡木爲龍復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
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
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雨龍飛去萬曆改
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栗公以其暇出

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說郡太守而
下闔謀割俸併括罰贖若干金稍稍葺又於左右
圖巧其缺塞其圯剗其蝸蘚之駁蝕而繚以曲闌
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
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莽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
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
公所爲廢池圖并其題請予白華樓中予覽而系
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宮滿天下卽如予湖蕪廢
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
與其遺文以至於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
迺爲繁欵而曲存之者若此嗚呼干將之氣薄牛
斗世頗奇晉尚書令張華夜望而叫號迺遣豐城
令走數千里出之犴狴之間公亦奇矣哉予題而
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甃池以石於以併俟後之
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以
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
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予竊
不然特存夫士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今

之士大較僉曰勦暮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耳有司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贗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瞥眼而注視之譬之金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簋窪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真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

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鑿去塵言一本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構意由意鑄詞拈句抉字象在言外盎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翩然若舉霓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深而以之戛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且勦而暮竊者之患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不置口然則君之舉子業豈卽予真而文以飾吏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

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題秋水編

茲編也兒縉輩所羣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而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神解也天地間惟水爲鑿萬物然惟秋水則當游氛旣息其流尤別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卽如溪澗沼沚之間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間相與對明月引疎星披顥露擧芳杜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餐未嘗不令人神隨洞簫而薄太清者諸君子材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金以神解爲案譬則語禪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骨處倘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慎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有司然亦輒自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嘻慎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水爲神玉爲骨世之業舉子者並兢兢焉粉黛脂

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卽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迺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卽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眇不可卽其繼也則犁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特搦髓探荒瓜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患乎有司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

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慎卿解願去燬故稿閉門久之迺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貲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成進士其弟尚卿哀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指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不自疑而卒以燬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旣請於舅氏迺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漑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慎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

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慎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予於所云以爲謬也

題方朔蟠桃園

嗟乎聞君一竊灸於漢天子之側胡爲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爲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呼之爲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爲歲星之精予將乘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得之而獻賦承明予抑嘗挾君以排閭闔歷天庭人或呼之爲謫仙而君卒不爲之借盼也不及以寺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獲睹冊
青干紫霄兮薄太清予也撫佩劍兮顧青萍若將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難爲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之貌望之者如名山如大川先生之襟挹之者如穆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冠冕珮

玉而珊然乎其間當與漢之石渠諸儒相後先其
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師友也則又
密訂心印妙悟言詮數令釋膠而解凍彷彿乎鵝
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者過其祠而揖其
像或投之吊草而陳俎豆也猶當立懦而興頑

俞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爲山澤之
癯知之者占之爲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之間
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儼音聲吾
題其像與桐之山桐之水今同留名

藥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籜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社
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之非
其好兮數耽麴蘖而陳賓客翩翩然逃虛而凌風
兮庶幾乎山澤者之逸噫茲人也豈古所謂懶折
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聽
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錡乎其聲予嘗
携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橫伊斯人也豈

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黃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黃君貞父少以雋才雄視諸州郡間而兒緡數兄事之頃之緡且第而君獨紉於有司近刻所爲四書義若干什移書告予曰公故嘗厭予文好摹畫莊周者之言或宕以詭故數擯之有司今且刊落殆盡矣故自題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遊之而非我有也乞一言以弁之首予手而讀之竊歎君之文其言雖質而其旨則已近於玄且解外雖似藺若緘而不欲盡而其中藏穎鍔令人目眩神掉

而不敢嚮邇譬則古之琴氏不特陽春白雪甚且爲崩山爲裂崖而淒風驟雨之至豈所謂其曲彌高而和者彌寡已乎予再覆之竊疑莊生嘗憤世之以莛爲楹以厲爲西施故其自言曰寓庸君無迺憤世之不知也而亦以之自名因以之自喜與不然豈君近所鑱去者特莊周眉睫之外見者耳而中固有深入其肌理腎腠之間而不自知與又不然或謂宋蘇氏兄弟其才固天縱而其文則往往盜莊周之恍惘恣肆而馳驟不羈特滑稽之最而世固未之知與聞蘇氏兄弟間嘗囊文隨父洵

雜著 卷之三十一
過京師而歐陽永叔輒奇之呼爲國士於是名擅
海以內君始爲莊周之深而上下蘇氏兄弟者與
予知世固有歐陽子者出而奇君而君且以名擅
天下也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國家設科並按經術以收召天下之士而舉子業
則大較約六藝之旨而成文者也近年來雋茂之
材往往各務炫奇釣異甚且剽蒙莊以下及戰國
遊俠百家異同之言以相矜詡其於道也日以軋
予故每爲繁歎太息而竊疑隋唐以詩什取士猶

之今 國家之經術也開元天寶迄大曆而降三
變而西崑之體出矣亦其勢然也嘉禾范光甫少
以茂材名間同予縉兒輩爲文社片楮所落人士
輒嘖嘖不置口予間亦評之而曰文之規不加圓
矩不加方卽曩所刻秋水編是也當是時世或聞
之而信者半疑者半未幾縉且拾君之餘以獵進
士第矣而君獨纍然垂翅來歸嗟乎士之遇不遇
固各有時邪頃復抱所爲文數十篇過草堂予覽
睹之其認題也益入骨理深以精其所訟情而鼓
調布詞也益鬯風神適以宕其所入於解而脫去

繁蕪也翩翩乎佛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
予爲數語弁之首而告之曰幸君益自信抱荆山
之璞者三則足而楚人始知爲連城之貴君之刑
也再矣予固知楚王行且擇良日齋太廟不靳萬
鎰之價以購君無俟予之復爲索歛而太息也

題吳兩生草

吳兩生予同年吳小陵太守公之孫曰繩祖曰繼
祖而能並以文雄州里間者也乙酉鄉試旣下第
不勝飲鬱嗚咽輒發篋中草而梓之者如此予覽
之大較金雋偉不羣而異日固當擢一第如持左
券者然而予之心則願兩生金韜其光而浩
氣以要之於道兩生年猶少予所及見其進而未
見其止者其路尚遠奚爲乎沾沾自喜又奚爲乎
鏗鏗自鳴而遂如古之抱璞者且刑且泣而歛歛
低徊之不自已也

心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冊後

右冊所載予邑少尹王三坡公所當官鴻臚時中
朝紳先生所共公連轡而馳結駟而遊於以
宴酬 賜詠而贈遺之者一日抱之過予曰士之志
各各 適不適予從官鴻臚當其鷄人唱籌執戟傳

警

天子視朝夾陛前侍斯時也明星在天庭

燎

千侯王將相及百執事之插貂被璫垂魚綰

袋

夫四夷八蠻雕題文髮卉服鳥言之衆魚貫

而入鱗次而列嵩呼舞蹈之間少不法予同殿中

侍御史輒得引漢儀而糾劾之何其肅也間侍經

筵三公論道三孤副之翰林官坊東觀石渠予獲

從官後或及叩首容與其間何其榮也已而退朝

間獲從諸尚書郎含香視草之暇及他休沐出遊

者往往經過王孫帝女列侯中官下及繁華公子

釋老名區第宅園林之侈與之藉草而飲流水而

觴一歌一詠唱酬若響何其歡且樂也今且出從

縣大夫後俯伏恣睢聒嚙脂韋進則奔走於郡二

千石及監司上官者之庭若囚隸然退則循牆而

走蒲伏滄渙不敢出聲氣官廨之門可羅爵甚且

空若懸磬而爨馬矢以朝夕也嗟乎予今譬之劾

翮之鳥矣此所以數從退食暇出篋中所貯諸卿

大夫贈遺之什而吟且哦之不能不俯仰今昔索

歛而太息也予大夫得無爲我品而識之以附異

日者淵明賦歸之後已乎予三覆輒低徊久之歎

曰士大夫得志則雲翔而天飛不得志則螻屈而

新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螾泥時也尼父之爲乘田展禽之官士師大較卽
君簿書衣帶間耳予間按漢禰衡之困於鼓吏也
當其短衣囚首按節而擊恬不厭恥殆莊生所稱
呼馬牛而應之以馬牛耳况君今日所服官其祿
雖薄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於民物猶必有濟也
君覽諸公卿所唱酬諸什東方曼倩不云乎彼一
時也抑亦好鳥者過耳之音而已又何必感慨奮
衷其間哉公輒然而笑曰唯唯遂書以歸之

冠里一家言題辭

予少受尚書來膳部菲泉先生所其子獻策頃遣

使由族中諸文學所刻四書義一編名之曰冠里

一家言請予言弁諸首予竊感菲泉先生世家冠

山下少負不羈之材而所師事者董中峯公玘故

能以文冠當世大較以六經周禮爲案而其剖析

義理則細之入繭絲牛毫馳驟百家而波蕩其間

大者吸風雷撼日星裂河山譬則黃河之由龍門

伏底柱引百川而注之海茲又所以本朱考亭氏

淵源之深而折衷其至非今之高才生所得而擬

議之者故鄉會試金第二而間按墨卷其所爲經

書義固稱卓犖不羣然猶鶩聲格揮斧斤不免蹊

徑論策表判則上下古今經緯風藻予竊謂本朝二百年來所絕無者今來氏諸文學雖不敢遽謂盡得其家學所嚮然亦翩翩矣其所按題抽思績辭鼓調大都宗先生之旨而出而與世之耳目相聲色者間聞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漢韋賢以詩起家而玄成和之已而歷數百年迄孝寬及唐應物不衰杜延年以經術起家而欽業輩從而和之亦歷數百年迄當陽至唐少陵牧之輩亦相繼不衰無他源深者流長故也予故知來氏科第且世世不乏矣冠山云乎哉按名氏凡七人曰拱日者卽菲泉先生孫也予稍稍前系之以問不知能讀大父書否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按漢始所分封諸侯王過制大中大夫賈誼言之已而御史大夫鼂錯又建疏以爲諸侯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及吳楚反而吳借錯之言以檄膠西諸侯王輩共爲兵端而竇嬰以故嘗與錯爭廟垣有隙及景帝詔嬰將三十六將軍兵以討吳楚而嬰知盎與錯故不善輒奏起家從中讒之且謂獨斬錯發使

赦吳楚七國兵可毋血刃而罷鄧僕射不云乎吳
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
錯也且錯患諸侯王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
京師萬世之利而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名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
帝喟然太息而深恨之嗟乎予讀史記至此未嘗
不廢書而歎以之歎歔流涕也豈謂先臣曾司馬
公銑當其總督陝西時所上復河套疏蓋痛國家
不當棄東勝守榆林而遺北虜以河套千里膏腴
之地弘治以來虜且屯牧其中據爲巢穴而出套
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故不勝憤咽
其所建言大較上做漢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築城繕塞因河爲固下做唐張仁愿取地河北築
三受降城以困突厥故事誠鄧僕射所悲錯爲國
家建萬世之利者當是時 世宗肅皇帝抑已
開襟而納之矣及覽前後所上諸疏其所選將厲
兵輓餉秣馬及請宣大總督共爲犄角春蒐秋狩
三年之間虜必內怖不敢南牧卽如虜思報復其
所規畫措置種種次第公非寡謀而輕發者也豈
謂貴溪分宜內相睚眦田竇啓釁廷臣觀望

肅皇帝屢詔集議持而不決適有星變而分宜且
合內豎熒惑左右竇嬰所嗾爰益飛語以劫主上
者公與貴溪並坐誣同啓奏以忠受戮矣嗟乎公
豈誣同者哉聞公巡撫山東時予同年永嘉王德
爲東昌府推官王亦慷慨多大略者也每與予指
次公之籌畫河套本末數怒髮裂背而中夜不寢
蓋嘉靖十九年也嗟乎是時貴溪方家食又二年
貴溪始及再召而公所建疏上當 帝心矣當是
時中外士無不人人指公爲壯猷而倚席以待之
者而謂其誣同乎哉又九年俺達犯京師未幾俺

達且內亂因而款關質子乞封大略十餘年來虜
特以市馬爲利而虜之情事及其技量亦可概見
矣然則公嚮所欲北逐虜帳以河爲守豈非語所
謂虜在吾目者邪嗚呼鼂錯沒而漢猶得主父偃
採錯遺謀以弱諸侯王故梁分爲六齊分爲七趙
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漢遂世無尾大不掉之患
公之沒而我國家塞垣第倚馬市刁斗不設烽燧
不聞而公所當年購募摧鋒力鬪之士壯者老老
者死卽如他所續爲生聚者抑且散而樵採矣嗟
乎宋藝祖嘗欲舉兵契丹以取幽燕十六州而趙

雜著 卷之三十一
中令寢之而宋困契丹者垂二百年予於此讀公
疏不能不爲發憤而飲泣流涕云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予釋褐時乘輶入滁及鳳陽適舜原楊先生所從
南臺擁傳巡江淮其所採風弔古諸什大略徧州
邑郵舍間蓋有才敏而情逸風流不羣者若此及
覽楊太史升菴所爲序大較奇其十吏供札揮翰
如流而中或稍厭其所不凝思不停綴處嗟乎詩
言志抑豈必如世之鑷心刻腎以爲工哉詩三百
篇中多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之言而仲尼採而錄
之以其能各言夫心之所至而觸而成聲故也由
此觀之杜甫所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豈其詩之至
者哉虞坡司馬總督遼薊時予比提戈河魏而兒
緡之令濟上也又辱從吏少司馬某公幕下蓋附
世講之誼者再矣予故於其所梓而傳之者敬附
一言於其末世必有知予言之非阿私所好而爲
之者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藁引

任侯之令我歸安也有古單父中牟之遺焉頃之
姪桂刻侯所爲會試卷併他藁若干什予手而讀

之其思深其神遠其治情鑄辭婉以麗而中所別
爲風調則又若凌波之妃或翔或翔乍湛乍浮疑
其可望而不可狎者大較語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非世之經生所得而揣摩而闡其藩籬者
予嘗私怪記魯論者畫次顏淵閔子騫以下不當
岐德行政事及文學諸科而分裂之聞者半信半
不信予今於侯所著之什三爲諷誦而淫佚之於
以參之侯抱琴所所嚮處均之可謂白雪陽春之
曲而同工者已

題先師水西楊先生墓丘

嗚呼此予師水西先生所葬衣冠處先生性忠義
且力學善文章稱高才生予年十二抱經過帷中
其所朝夕督訓之者甚勤也然先生不及掇一第
以沒沒且六十年而予若孫孱弱往往樵採者過
焉予不勝嗚咽涕洟謹買片石誌之於其麓嗟乎
予賴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
學光顯於 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
望日書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顧侍御課餘草題辭

予少習舉子業覽國朝諸名家大較有三言爲符
始之認題欲其透以解次之鑄辭欲其博以雄又
次之鼓調欲其宕以雅抑及以此顯遊學士大夫
間及晚年來取六籍及四書之旨而折衷之則又
以鍊心爲本鍊心云者所深求乎聖賢之學而得
其名理之至者也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

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禮以道度數其旨不同而仲尼者所謂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矣其他曾子之言切以實子思之言精以深孟子之言昌以辯顏淵仲弓問仁子路問強子貢問政樊遲問稼原憲問恥學之者各徂夫質之所近以爲學而教之者亦各因其才之所及以爲教疏其明而通其蔽高下小大深淺之旨曲以中繁而曠殆不可勝數而吾黨固不當畫一以摭拾之者而世之高才生往往移其甲者系之乙系之丙又系之丁不相蒙近且雜採百家異同之言勦而附之者紛紛矣予故憫焉而間或撮其旨而與諸生輩讐次之半信半不信而予甥顧孟先獨稍稍解頤焉孟先旣以文爲今相公荆石先生所錄魁多士名當世已而宦遊他州郡及罷官歸時時聚昆弟子姪及他諸生輩課之片楮所落人輒膾炙之計凡若干近且裒而刻之名曰課餘草併附鄉會試卷予覽之後先不同調然大較按諸名家所稱三符者爲案而其匠心所至則間又於予所侈心而未之得者或梯其戶升其堂矣世且謂君不乏舅家風君抑以此自色喜然予締觀之語不云乎青且深於藍

翩翩五色矣間請予言弁其首予於是書以歸之而世之士必有能知之而量予之非阿所好者

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

歙州李復陽山人者按許京兆所云古之韓康者流以賣藥爲業而隱於醫者也戶外數有折肱者過稍稍隨手愈於是湖中縉紳大夫羣然相與從而詩歌之然大較並探郭璞輩遊仙諸什以相上下而未必山人之深也或以扣山人山人不答嗟嗟予獨疑老氏不云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無者天地之始世之所習長生者往往附離熊經鳥伸及鉛汞刀圭之術以相揣摩恐非軒轅氏所問道於廣成子者之本旨也抑不知世所共爲沉酣戰鬥者而能漠然屏去內之不以緇乎其心搖乎其精而頽乎其形茲或洪崖安期生以下所蝸蛻而逍遙於蓬萊方丈者之深而要之於世所從事不啻燕且粵之矣復陽山人聞予言蹶然色喜而嘿然卒無以應予於是書而綴之山人之帶而併以弁諸冊之首

題黃說仲詩刻引

予台州黃說仲嘗以詩寄予山中又數年說仲傾

橐所貯諸草曰山居曰金臺曰淮南曰於越曰東
歸曰樵李曰秣陵曰倦遊曰林栖曰吳中曰長水
曰家園曰白下曰由拳曰溧上曰南還凡一千七
百五十五篇屬予序嘗聞詩言志孔子之次十五
國風以及雅頌之什豈皆清廟明堂之聲哉第各
言其心之所之而出於閭里田野婦人女子之口
者並列而聲歌筦絃之二云耳漢魏以後學士大夫
力爲追琢以戛金石鏗律呂隋唐來又由之以競
仕進天寶大曆而下詩愈工而於古者之旨愈遠
矣嗟乎譬則水泉也豈必渤海皆灑灑乎哉爾雅
所云或檻或泆並能觸而成聲澤日星紆紋縠而
疏之爲江河爲沼沚者已說仲多超逸才而又好
吟咏故繇田里起家與客遊所嚮往往其世之騷
人墨子縉紳大夫相唱和不敢謂盡追古者國風
雅頌然要之以蕭疎澹泊之思發之爲優柔醞釀
之什翩翩乎山澤之音而能言其心之所之者已
予故爲題數言而歸之

讀賀道星危言引

友人賀君道星者漢所稱高材生數擯之有司鬱
鬱不得志於是發憤當世手次危言二十二條其

自許比長沙傅賈誼屬予覽而序之予不佞間按君所次大較奇崛卓犖曉暢今古非惟縉紳學士所不敢言抑亦所不能知者從而覆之於予心所奏泊者三之一其所疑而欲爲面訂者三之一而中或感慨憤激於世之耳目所嚮不無支柱者亦三之一稍稍心悸不敢下筆間爲書以復君且謂孔子作春秋至定哀之際不得不婉其辭蓋有深思也予固烏之驚弓而不敢不以戢羽聞者嘉靖戊戌年予嘗抱策試南宮適經房李公學詩首錄予卷薦之顧文康暨張文定公張文定亦大喜而顧文康讀所答策問曰正德以前賄賂之風止行於中官而近年以來則交乎縉紳矣怒曰狂生姑置之文定爭甚力僅置之第十三當是時予非文定幾擯不以與予釋褐後三忤執政仕路迤邐罷官歸且久而中所銜者未已也嗟乎予與君綰帶交者二十年其敢以少所困踣羊腸諸險者而復爲從諛其間也乎君亦嘿然又旬日邸報傳

聖天子已允閣臣之請詔以

皇長子明年出

閣聞禮官所上儀注大較不必遽備宮僚姑就儒臣講肄經史君曩所慮正統年間王振之擁乘輿

而蒙塵漠北正德年間劉瑾之擅宮掖而濁亂王室於今可拊掌而頌太階也於君所次危言略相似君於是亦色喜謂予曰漢主父偃且按賈誼所請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君其可爲一言以弔長沙也已予於是無以辭且曰君所條二十二首異日當必有次第採擇而行之者敬以一言系之首以爲左券

從祀議

嘗聞祀者事也人所共嚴而事之之謂祀故易曰萃有廟然則今學士大夫所議請從祀孔廟者紛然甚且互爲異同大較其所首之以陳獻章王守仁者什之九次之以吳與弼羅倫胡居仁章懋莊杲陳真晟賀欽羅欽順蔡清王艮羅洪先諸輩什之二三甚者下及呂柟黃仲昭周瑛高明之徒言人人殊無他人之所見不同譬之睹日月象緯於中天者中多所同其或投之以陰崖障之以塹壑不無所異其勢然也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先之以古者釋奠釋菜之所由來也而次之以孔子所云則世之紛紛者可指次如掌矣竊按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則以釋奠然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者也我國家惟兩京太學及郡例爲釋奠而州縣以下特釋菜而已然聞古者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夏則以夔與伯夷春秋以降則以周公孔子及孔子沒而學者愈推尊之故所在尊孔子爲先聖而擇孔氏門人之高等曰顏回者爲先師此其隋唐以前之大略也已而稍稍又及十哲或別爲四配又按家語史記所載仲尼弟子七十二人僉得隸之學官時或廷臣建議及漢唐註疏諸儒伏生毛生大小戴高堂生

董仲舒輩中或繼之馬融王弼王通杜預韓愈歐陽脩舉廢不一已而濂洛關閩復大明孔氏之學於是周程張朱并當時門人所附離而起至我朝則又罷去其所故濫者若馬融許衡輩而

肅廟時獨採禮官議增陸九淵而他疏薛瑄并王守仁陳獻章已而獨詔薛瑄從祀焉此僉廟祀之先後本末也頃者諸臣復請已蒙皇上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庭餘所品次寢而不及誠所謂聖明獨見已令下兩京太學及外郡州縣祠春秋矣而或者猶不無如聚訟然

攷古者釋奠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而推之則凡志孔顏之志而學孔顏之學稍與六籍之旨互相發明羽翼吾道海內學士所共嚴而事者並得而俎豆之矣又何哢哢焉於異同之吻乎其所以所執稱者大略謂先輩所訛陳獻章王守仁以禪寂者已該諸臣一則謂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一則謂守仁以致良知爲案其出處功業不同而學術所究則並直見本體蓋與孔門之求仁及參之周程主靜定性之旨可謂千聖一轍無容議矣而胡居仁之超卓雖不能如獻章二人而其篤行存

心則大較與薛瑄並間嘗考薛之讀書錄與胡之居業錄共本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實際而非世之徒爲口耳而已者或者猶以吳與弼而下或未之及故 廟堂甲令已有定議而外之瓦缶雷鳴者種種也然孔子不云乎曰吾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夫中行之士孔門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下以德行聞稍稍或相似晚復得曾參不過數人而已他如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要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於孔

氏之道似未能徧觀而盡識者他如曾點公西赤
漆雕開宓子賤原憲高柴之屬於時固亦傑然聲
稱者然要之非狂卽狷之近未必與聞乎性與天
道者也其他家語所疏七十餘人今皆羣然廟而
祀之得非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聲施者哉大略
國朝以來獻章守仁蓋於聖門庶幾中行者已要
之吳與弼崛起江西首倡心學而陳獻章首從海
南師事之已而賀欽莊杲王艮輩並稱曠達殆狂
者之近也薛胡之後又得羅倫陳真晟羅欽順章
懋近復繼之蔡清羅洪先輩或抗疏直諫或砥行
閭里或經學沈潛或名理醇粹其材器小大不同
而要之並狷者之近也且孔門之聚斂如冉求圃
稼如樊遲甚且慾如申枨愬季路如公伯寮其他
子弓以下不可勝數並得按家語所載名氏而祀
之者何以其嘗及聖門登堂習禮或謂其身通六
藝似足以紹明而羽翼之故也然則諸子者並
國家累聖緝熙天開文明之助於聖門千年而還
庶幾得其一體者舉而祀之又何不可乎第國莫
大於祀祀莫大於孔廟必日久而後公議定必世
遠而後人心明倘如嘉靖諸臣所請各行祠於其

鄉抑足以附麗宮牆而風動後學者已卽如宋室南渡後周程門弟始及支流派分以漸而顯譬則青萍之劍歲月愈久則劘鏘愈發不可磨滅今上明盛所謂日月中天者已焉知五星二十八宿與他象緯之屬不及以之後先焜耀而寢明寢昌者乎謹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議

或問唐貞觀間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其三王之盛已乎曰然宰相者權天下之政體者也諫官者持天下之公議者也三皇而上宰相不專設大

略金以六卿兼公孤之職佐天子以論道經邦於上而諫官亦無定員傳記所載矇誦瞽箴士傳民語庶人補察姻戚規過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甚且適人以木鐸徇于道路雖百工技藝亦得執事以諫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可見當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所以君無逸德朝無失政而所致大猷之治以此也漢以後設左右丞相後又獨設一丞相大較與今之宰相等武帝則又別設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等職而丞相雖稱非封侯不得拜然王臧衛綰翟青李蔡石

慶劉屈氂以下特伴食而已甚且數以罪誅而田千秋得以一言之間擢之而公孫賀則又聞天子召拜流涕辭謝不願當印綬光武中興一切功臣不以與是時諫官止有謁者及光祿勳與議郎等職亦未聞有額設也魏晉而下始設中書省及開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等職列爲宰相其職始專重而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金相王珪魏徵輩獲以諫官參大政當是時太宗旣以英風大略不世出之君而宰相與諫官又皆金起草萊奮矢石以定天下語所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故史稱貞觀

之治與商周等而自茲以後寢昌寢微其風不可復見矣惟宋仁廟時庶幾近之宰相若呂夷簡晏殊杜淹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彥博輩總機務於上而諫官若孔道輔王堯素蔡襄余靖歐陽脩唐介呂公著等以明諫諍於下及考歐陽脩所上牽復諫官劄子則大較當時名爲納諫而景祐中仲淹以言宰相夷簡貶皇祐中唐介以言宰相彥博貶其後吳中復呂景初趙抃范師道韓絳輩金紛紛坐忤宰相攻訐出逐則其言雖或時納要之金繇中書省以按行於外而臺諫諸臣數得以補闕拾

遺其間要之亦不及唐貞觀時故事一切政體互爲參酌調劑而行稍有異同輒及對仗彈劾而宰相待罪天子且爲霽威以從之故曰貞觀故事三王而上之盛而降及後世不易得者然愚則又有一說也唐貞觀時王珪魏徵雖位諫官而爵位朝參並以開國名流三品以上與房杜鴈行相次若宋以來間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所稱官特七品然則參之貞觀不無少差矣况在當時所領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非若今之舉進士稍由讀書中秘或歷中書博士行人及推官知縣等職即可

鱗次而補也大略並以明經學古敷歷中外負當世名公碩卿之望者始得與選故孔道輔而下章奏所傳並可以兩漢書疏相表裏而與日月爭光者也竊觀隆慶以來言路頗開其間獻納忠直蹇諤者固多而妄爲撝拾浮沈者亦或有之甲可乙否且黑幕白甚且內託中官互相排陷稍出公議指爲朋黨而二三年間情尤孔棘矣嗟乎得非古之所謂讒說殄行傾覆邦家如漢所稱江充郅都息夫躬公孫祿之屬者乎有一人焉獲同宰相入閣議事焉知其不爲諭訛不爲貝錦上以熒惑

天子睥睨宮掖而下以混淆善類濁亂王室者乎
繇此言之則是引諫官以共宰相持衡者固爲盛
世之典而惟選天下明經學古救時行道者之賢
必其譽蓋四海望擅一時而又深沈彊毅難進易
退者不然倣宋所別爲制科及如司馬光所稱十
科取士之法或及稍備三科五科以上者始得首
署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或五七人或八九人
始得入閣議事他所散列給事中與試御史照常
點差隨事建言大略臺諫入閣議事者旣係資深
望重或得倣宋故事卽許次補兩制茲固所以開
天下之言路以持天下之公議亦所以慎天下之
妙選而不至淆天下之國是也不特是也宋之左
右正言及兼知制誥等官非天下第一流不以與
而集賢校理說書館閣諸臣或稍稍內外相參大
略僉繇公卿舉以自代而異時稍有不稱者併罪
舉主茲又漢唐以來時時行之而頗有明效者也
試以質之博物洽聞之士而剴決焉

字袁令五字說

袁侯之令我烏程也邑之人所共歌舞之者若父
母矣已而侯出其所命五公子者之名曰溫良恭

新著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儉讓屬予字之予按之五者仲尼之德所根於心
而生於色當其以羈旅歷聘七十二國之間而國
之君與執政所共覽睹之無不心醉而神解而予
貢者仲尼之門以高第稱故能枚舉而指言之者
若此然按朱元晦傳註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予
獨不然竊按許氏說文而字溫曰伯厚次良則字
之曰仲易次恭則字之曰叔莊次儉則字之曰季
節次讓則字之曰幼遜仲尼之道譬之太和之元
氣其所蘊於中而見之爲可象者強之爲五易所
云於稽其類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矣而抑又何

必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乎予復系之以言而告
五公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我侯之
名五公子也不以世所浮慕而獨舉仲尼之德以
名之且欲諸公子顧名思義而學其道焉孟軻氏
不云乎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冉閔
以下則又具體而微五公子者得無均之猶太和
之元氣而如詩所歌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兄弟旣
翁和樂且耽者乎茲則侯之所命名之義而併示
之以家法者固在也其於春秋傳申繻所次問名
者之義又遠矣

吳養貞生像贊

伊何人斯兮白晳而髯褐爾衣兮籜爾冠貧且骨
立兮行獨完毋謂文不療飢兮猶足以潤身而爲
觀毋謂奕不登品兮亦足以解帶而爲歡嗟乎吾
將共爾吸日月服煙霞晞髮匿景乎山澤之間以
嘯傲其天年

髯翁自贊

學無獲業無立以詩書文章自娛非其志之所適
然而手玉塵席蒼石松蘿縈其前鶴鹿載其側翁
聊以此吸雲霞匿山澤誰其似之漢陰叟浮丘伯

題松竹梅圖贊

望之而虬龍其蔚兮或呼之爲大夫之封挹之而
環珮其鏘兮或仰之爲君子之容擷之而又冰雪
其蕤兮又將卜之爲幽人處士之宮當其微風所
泛響合絲桐妍姿玉肌香氛滿叢明月如拭恍然
林中交枝俯檻疎影橫空斯時也聞無人聲瑩若
水碧巖霜不以間霏雲不以蝕同盟者惟麇跡與
鳥音綰帶者祗女蘿與薜荔游冶少年之所不能
窺繁華公子之所不能卽抑惟物外司馬洞天羽
客固將憑之角巾竹杖黃冠鐵遂劃然長嘯水落

石出不然圖書琴樽俯仰自適短歌微吟濡毫灑
墨吾將卜鄰乎三君之間而與之左右徜徉共爲
四一也與

周叟像贊

鳩之杖而鶴之髦兮望之若仙貌之澹而情之遠
兮挹之若川謂其內不違親今朝咏乎蓼莪之篇
謂其外不絕俗兮夕誦乎柱下之言予嘗過其廬
兮松蘿爲壁薜荔爲垣左列鼎篆右俯琴絃翩翩
乎山澤之間嗟乎而豈世之風塵埃壒者之所肘
且肩予將挾之以扣鴻濛問雲將而忘乎耄耄之

年

半鏡贊

有序

鹽官有查婦者年十九而其夫君懋功亡父欲
奪之他嫁婦手帷中鏡而中剖之半以殉夫君
葬半以取而佩之終其身予聞其事而系之以

言曰

嗟彼鏡兮團如月半而剖之光無缺一以寘于夫
之懷一以留爲婦之玦生同衾兮死同穴千秋之
下化作雙龍劍兮雌雄相隨共超忽嗚呼茲所謂
婺宿之精兮予書之名不滅

文武爲憲冊贊二首爲督府常公題有序

嘗聞天垂象有文曲有武曲傳曰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此言體象之異而兩兼所難也自古記之矣我督府常公繇給事中出典浙鄉試事其所羣浙之茂材而校之者三千人旣獲其最而歌鹿鳴以獻之

天子已而又繇御史中丞出督我浙其所席吳越飲飛跳盪之士於以奮熊羆力戰鬪而捍封疆者特衆居頃之西夏之卒且內叛也中朝所徵六郡材官以當之抑孔棘矣公又別爲選鋒命將統三千人裹糧萬

里以赴之卒縛首亂而西夏以平當是時

天子且倚浙之技擊不異古秦楚也而海上烽燧入犯朝鮮其所馳羽檄而列之爲冠軍侯者至于再至于三猗歟盛矣近且以他言者召還舊京而帷中所袖飛沙走石輕裘緩帶之士所故嘗肄之左肄之右而心膂爪牙之者相與歛歔太息於其去各爲供帳祖道上而攀轅以送之者填路也予甥侍御顧君孟先令善繪者圖寫之以副屬車予於是撰次其事而兩系之辭以贊于左

言偃以來詩書孔嘉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公秉鉛
 槩較文吳越三千子衿拔其秀傑貢之 天朝聿
 為顯遊鏗震巖廊赤刀天球在唐敬輿在宋永叔
 桃李宮牆瑚璉馥郁縉紳所傾風猷桓桓薄海內
 外令聞不刊

公之提兵猛士如雲鷹揚虎瞰呼為冠軍頃聞西
 夏叛卒跋扈羽檄紛馳遠近駭怖維公忠憤選鋒
 三千命將統之萬里赴邊始焉諸道久頓堅城况
 復外購抄以胡兵節鉞所嚮傳其渠魁露布以聞
 獻俘 京師 天子璽書寵之賜金已而征倭

國 劒戟如林吳越欽飛威名赫奕華夷共聞聲傳萬

水西楊先生像贊

先生之心水壺秋月先生之文流雲飛雪三試省
 闈兮鳳翅垂而馬蹄蹶不得通桂籍而趨金闕予
 自十二受經於帷中兮幸獲廁弟子之列每痛先
 生之不壽兮數欷歔其嗚咽

河南上官日夢記

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所
 夢又三十餘年而乙酉秋

八月十八日
 追記而書之

予故忤執政由吏部司勳而左判洛州又繇南京

禮部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總督應公檟屬故知且覘予不欲赴官也牒督促之甚亟勉爲赴官壬子春二月道經衡州予以家屬寄郡太守蔡子木而單騎抵任移書乞休督府復持不可行且欲勦府江夷而以府江道楊公不諳兵故牒楊公函萬壽牋以行而檄予署其部當是時諸獍獍據鬼子等若劫略吏民甚且縛陽朔令而殺之督府方議大征予按往牒及地方長老略治南夷之法莫善於鵬勦而莫不善於大征予卒以鵬勦法收大征功蓋督府不餉斗粟不遺箴矢而殄斬千人返

民田廬十餘萬詳具府江紀事及蒼梧誌中督府疏其事於朝應公檟晉尚書予亦徒爲大名道兵備副使當是時執政且以嚮所出爲僉事者窘之也今反以知兵名譬則垂翅之鳥而復颺矣嘗奈何於是時諭兵部疏請割順德府隸大名道而劈倒馬關一帶關隘專責之約曰大名道歲提兵五千里赴倒馬關防秋以遏虜入嗟乎大名道去塞二千里故無提兵防秋事例提兵防秋自予始且順德古邢州故隸井徑道而一旦創割以屬大名者蓋以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戒嚴倒馬關一帶

關隘頻年虜所從蔚州間道深入處脫有警予且
櫻罪矣而郎署間抑或稍稍以執政所合謀者聞
予予聞開封府城隍之神爲最靈上官之夕癸丑
年十二月十六日也首禱夢夢一道士戴九陽巾
而肘挂劔一藥瓠手櫻拂予前扣姓道士曰姓呂
予愕曰君非洞賓先生乎道士曰唯予俯首揖之
而曰聞仙遊舊矣先生其肯度予授長生不死之
訣否乎道士顧曰君方持節仕宦第恐孽緣不斷
耳予奮袂曰先生脫不靳予固當棄妻子如脫屣
耳道士笑曰予前行君第隨之俄而道士携予入

